

生如夏花

献给当下的青春
以及青春里那份独自承担或相互分享的成长

陆梅 著



风
箏
丛
书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生如夏花

陆梅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505-5 / I·2335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生如夏花/陆梅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5.4
(风筝丛书)

ISBN 7-5324-6505-5

I.生... II.陆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24371号



生如夏花

陆梅著

许静玉封面画、插画

赵晓音装帧

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 岚 责任监印 万友明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网址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上海市印刷四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75 字数:130千字

版次: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,000

定价:14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珠 玛

玛吉姐姐。北电（北京电影学院）摄影系大四女生。本性里有酷烈。是冒险的天蝎座。热衷旅游和摄影。阿米依露车祸事件的目击者。米舒欣喜欢她身上鲜花般的热情。





阿米依露

玛吉女友。云大传播系女生，布朗族。擅长歌舞。童年在深山里度过。和美丽蝴蝶有某种神秘感应。母亲失忆那天车祸死于校门外。

米舒欣

作家米其南的女儿，又叫阿米。十六七岁花季女生。性格里有静。不十分地大喜大悲。喜欢简洁、干净。喜欢有深度的情绪和生活。偏爱蓝色。向往樱花般淡淡清香的感情。



目 录

- 引子 1
- 1 在喜悦和忧伤之间 5
- 2 丽江的柔软时光 15
- 3 现在和过去已是两重世界 29
- 4 大具之夜 39
- 5 三城记·丽江 49
- 6 三城记·上海 61
- 7 三城记·北京 71
- 8 《生如夏花》 81
- 9 玛吉日记 99
- 10 加州梦想 115
- 11 自由和平静 129
- 12 珠玛的 DV 139
- 13 身体里的蝴蝶 157
- 14 玛吉阿米 173
- 15 纽约故事 187
- 16 尾声 20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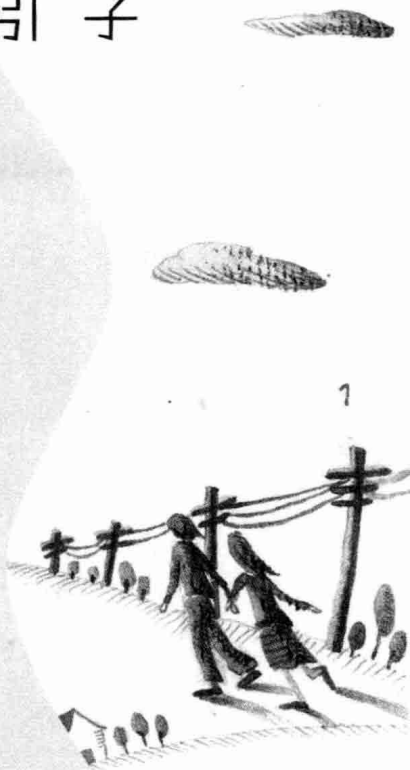
引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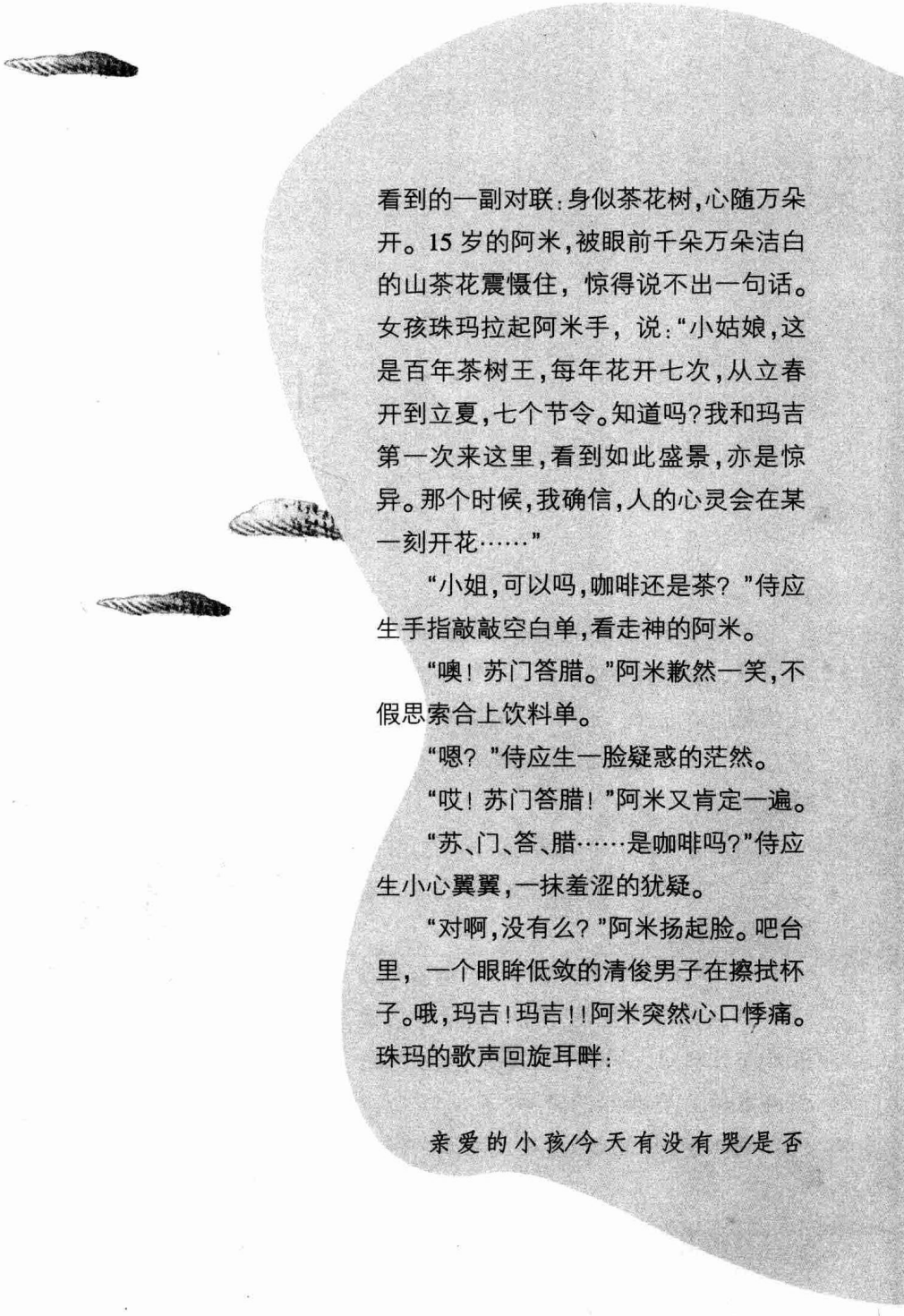
阿米在樱花屋前站定。阳光晃眼。空气清凛。屋里有些暗。有人在喝啤酒。有人望着门口发呆。七八个年轻人围成一桌在打牌。音乐缓慢流淌。咖啡苦涩的芳香隐隐约约。

阿米走进屋。午后慵懒的阳光打在脸上，恍惚的迷离。还是这个位置，靠墙。看得到风景和吧台。

“小姐，咖啡还是花茶？”一身蓝布衣洗得发白的侍应生，影子一样，从身后递来精美饮料单。手绘的山茶花，大朵大朵开在本子上，浮世绘的诡异。

突然想起，三年前，在云南某个寺庙





看到的一副对联：身似茶花树，心随万朵开。15岁的阿米，被眼前千朵万朵洁白的山茶花震慑住，惊得说不出一句话。女孩珠玛拉起阿米手，说：“小姑娘，这是百年茶树王，每年花开七次，从立春开到立夏，七个节令。知道吗？我和玛吉第一次来这里，看到如此盛景，亦是惊异。那个时候，我确信，人的心灵会在某一刻开花……”

“小姐，可以吗，咖啡还是茶？”侍应生手指敲敲空白单，看走神的阿米。

“噢！苏门答腊。”阿米歉然一笑，不假思索合上饮料单。

“嗯？”侍应生一脸疑惑的茫然。

“哎！苏门答腊！”阿米又肯定一遍。

“苏、门、答、腊……是咖啡吗？”侍应生小心翼翼，一抹羞涩的犹疑。

“对啊，没有么？”阿米扬起脸。吧台里，一个眼眸低敛的清俊男子在擦拭杯子。哦，玛吉！玛吉！！阿米突然心口悸痛。珠玛的歌声回旋耳畔：

亲爱的小孩/今天有没有哭/是否

朋友都已经离去/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……

“有一种单品咖啡,据说是苦咖啡中的上品,带着草般的芳香。”阿米第一回来樱花屋——哦,那时樱花屋不叫“樱花屋”,叫“玛吉阿米”——玛吉站在吧台里,对15岁的阿米说:“苏门答腊!我请你喝苏门答腊!”说着,玛吉转身,从红桃木的储藏柜里取出一台咖啡机、一个不透光密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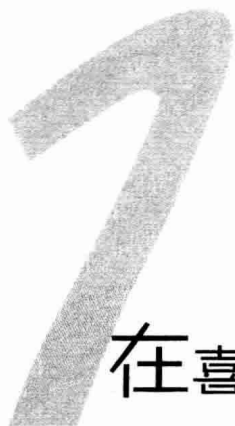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咖啡,现磨才不辜负……”玛吉给阿米一个微笑,低下头,手势熟练地将热水冲入研磨成粗粒的咖啡中浸泡。几分钟后,压入滤网,咖啡和咖啡渣自然分离。

玛吉表情清澈。细长手指握住咖啡壶手柄。

褐色液体在暗夜里涌动、涌动,缠绵至芬芳。







在喜悦和忧伤之间



“如果没有沉重作对比，轻松是否还值得迷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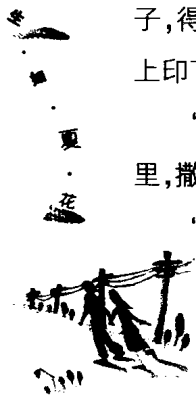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珠玛对阿米说



阿米姓米，叫米舒欣。爸爸米其南是作家。三年前那本畅销一时的《生如夏花》，是他的第N本小说。阿米不怎么看爸爸小说，但密切关注外界对他作品的评价。她把那些剪报拼贴成一个本子，得意洋洋向爸爸邀功，爸爸眯起眼，夸张地在女儿光滑的额上印下一个吻。

“嗯——就这么简单？”米舒欣闭了眼，手臂绕在爸爸脖颈里，撒娇。

“哈！送你一本珍藏版《生如夏花》，有爸爸的手写签名！”米





其南故意避重就轻，翻开书扉页，道，“给我们的女儿写点什么？”

米其南的正职是F大中文系教授，加之他小说家的身份，常有这协会那团体邀他去各地讲学、访问、开研讨会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去玩，借出差的名义游山玩水——这是女儿米舒欣的话，她一直耿耿于怀爸爸出远门想不到带她。

下月“十一”长假，又有个笔会在昆明召开。米舒欣想去，爸爸不答应，理由很充分：过几个月就要中考，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，在此一搏……

一直一直以来，米舒欣渴望着远行。背上背包，一个人——这自然是最理想的。一个人旅行，可以发呆，可以闲坐。景观与人，谁观望谁？

米舒欣想像着，有一天，走进寂寞山谷，邂逅一片蓝色风信子，没有人，阳光很好，忧伤开满山岗……

或者，暮色时分，在海边，看蓝色海浪一点一点暗下去、暗下去，繁星低垂闪烁……

米舒欣特别偏爱蓝色。她觉得没有比蓝色更奇妙的颜色，它在黑暗和光明之间，在喜悦和忧伤之间……有本书上说，太多的blue就是blues，复数的蓝就是单数的忧伤。

——可是爸爸说：十八岁之前，女孩子不能独自旅行。

米舒欣背起想像的行囊，每天每天，等待着十八岁的到来。

米其南坐书桌前，烟盒拿起又放下，他在戒烟。米其南提笔，

刷刷刷在扉页上留下一行字：欣儿，总是远处的灯火更加璀璨。可是你要记住，阳光落到花瓣上亦会投下阴影，更何况生活。

米舒欣伏在爸爸背上，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，心底里渗出细碎的疼。

米舒欣说：“爸爸，这书我要好好珍藏。”

米其南突然又答应女儿同去昆明。

一日饭后，米舒欣趴在大餐台上做题。课本、考卷、字典、辅导书……摊了一桌子。米其南从书房出来，将一张邀请函推到女儿眼皮底下：“喏，也将你名字报上去了。”

米舒欣低头，瞬间又抬头，眼里放出光来。头顶的桦皮树灯，被爸爸不小心碰了一下，发出噗噗噗的声响。米舒欣闻见了风里，阳光和树叶的气味——每当她心情舒畅时，都会闻到这样的气味。

“哦，爸爸！”米舒欣扑倒在爸爸怀里，喜极而泣。她想起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《生活的故事》里的一句话：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，而当人期盼得过于长久时，喜悦往往会变成莫名的忧伤。

“那么，说好了，回来加倍努力！嗯？”米其南捏捏女儿小巧的鼻子，将她按回作业堆。

正午的昆明是一种闪光的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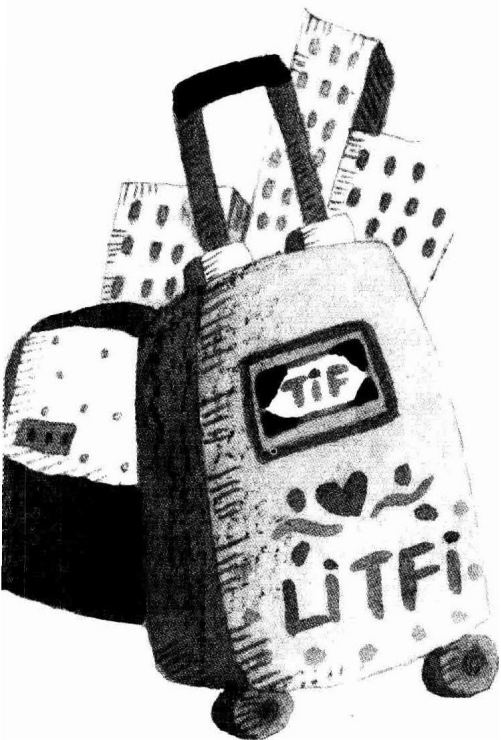


草地是巴黎翠凤蝶。楼群是钩翅黄粉蝶。空气是云南丽蛱蝶……皮肤盛在蝶的光芒里。鲜亮。蓝翠。幻紫。

米舒欣从下飞机那一刻起，眼睛一直在晃啊晃。高原的太阳直射脸上，近乎雪盲。米舒欣戴上墨镜，眼里蜂拥的金针慢慢消失。

一个女孩高举“米其南”三个大字的纸牌向出口处张望。米其南腾出一只手迎上去：“你好！我是米其南，我女儿米舒欣。”

“噢，您就是米教授？看过您小说！欢迎欢迎！！”女孩露出明媚笑脸，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珠玛，来代妈妈杨华接你们这班机。她这会忙会务，抽不出身。”



噢,车就在那边!”

珠玛指指出口,很自来熟地取过米舒欣手里的包,哂笑:“瞧你爸,还作家、教授呢,给女儿取了个什么名——舒欣——Soft Sense——跟我用的润肤露牌同名!”珠玛俏皮地向米舒欣扮了个鬼脸,鼻翼两侧高高的颧骨洒满星星点点的雀斑。米其南手拖下巴,呵呵呵傻笑。

米舒欣快乐地挽过珠玛手臂,将头侧在她臂弯里。

高原的暖风吹来,麻酥酥地微醺。米舒欣有了刹那的欢喜——她欢喜眼前这个才认识了几分钟的大女孩!这个女孩身上有股鲜花般的热情。对,鲜花,在昆明,最常见的大概就是鲜花了。而鲜花从来就是美好的事物,装点着爱情、青春和对生活的热情……

三个人钻进小车,米其南问珠玛:“读书还是工作了?”

“读书,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大四。”

“噢,都大四了!”米其南小小吃惊了一下。

“毕业后回昆明还是留北京?”

“没想好,可能会去美国。”

“美国?杨老师又要寂寞了……”

“我妈老说一个人好,自由。再说我弟弟在丽江,常见面。”

……

米舒欣神情专注看窗外,耳朵里有一搭没一搭飘来爸爸和

